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主编



反对单一语言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法〕海然热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 主编

反对单一语言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法] 海然热 著

陈杰 译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对单一语言: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 (法) 海然热
著; 陈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1217 - 8

I. ①反… II. ①海… ②陈… III. ①人类语言学—
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49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反对单一语言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法] 海然热 著

陈 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17 - 8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700 × 1000 1/16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39.00 元

Claude Hagège

Contre la pensée unique

Copyright © 2012 by Editions Odile Jacob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Yanziyue Culture & Art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权归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所有,未经版权所有人的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转载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总序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冲突与融合、传播与影响乃至演变与整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古往今来，各国家各民族秉承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凭借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版图的建构，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而璀璨的历史。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无数雄伟而壮丽的永恒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充满着更为高远的期待、抱持着更为美好的愿景，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旨在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的文化战略与战术。

烛照着我们前行的依然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

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秉持科学而辩证的历史观，既通过国际版图来探讨文化，又通过文化来研究国际版图，如此循环往复，沉潜凌空，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观照与洞悉、比较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版图中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特性，归纳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确切地把握与体察中国文化的特性，进而激发并强化对中国文化的自醒、自觉与自信。

我们希冀文库能够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能够启迪国人自觉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创造者。唯其如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遗产与创新的伟大实践乃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是为序。

颜子悦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法语主导下的英语	5
1 早期阶段	5
2 盎格鲁—诺曼语入侵	10
3 结果：英语的独特面貌	12
第二章 英语主导下的世界	25
1 传播机构倍增，英语征服世界	25
2 语言塑造人	39
3 “降温”的征兆	47
第三章 语言与全球化：神话与现实	59
1 全球化、整体化、殖民化	59
2 通用语言和本土语言	63
3 “面向全球化”的教育中的英语压力	67
4 另一种全球化：重新定义文化与文化多样性	73

第四章 科研人员与语言	77
1 科学中的英语：不公的制造者	77
2 语言与科学思想	84
3 种化与专一化：论新自由主义的绝路	94
第五章 法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两个世界	101
1 拼写、语音和首字母缩合词	101
2 英语中的一词多义和省略倾向	104
3 致命的模糊性	110
4 英语、法语和对于空间运动的表达	112
5 现实层面与解读层面	120
第六章 语言与沟通	127
1 信息与沟通	127
2 超越了简单沟通工具功能的语言：文化性语言和服务性语言	128
3 沟通、翻译、语言的多样性	135
第七章 应对挑战	145
1 明里暗里的冲突	145
2 行动之路：揭露法国的单一思想，以一种强大而多元的思想取而代之	150
3 反对单一的美	161
4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一切抗争的目的	163
结论	171
参考文献	175

前 言

本书是为思想、文化以及语言的多样性所做的辩护。因此它也可以看成是对于单一语言的一种揭露，关于这一语言的种种表现，之后自有定义。大体上来说，今天支撑单一思想的语言是英语。这门在形成之初一度被某种形式的法语所主导的语言（第一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流通国际，造就了一种单一语言，并成为它的载体，这一转变正是我想借此书来进行阐释的（第二章）。而全球化的神话更是让单一语言找到了新的养分（第三章）。这种局面造成的影响在科研领域尤为明显（第四章），这一领域反映了英语和法语两种表达体系的差异（第五章）。除了语言层面的不同，还存在着两种交流类型的差异，或者说一种选择：究竟是要推广那些文化型的语言，还是仅仅满足于一种工具式的语言（第六章）。面对一门工具式语言对多样性带来的挑战，我们有必要找到足以拯救多样性的种种答案（第七章）。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非生物界，多样性都是本质。没有哪类动植物不是伴随着一系列多样化进程的漫长演化的产物。也没有哪一段人类社会的历史与一系列带来新调整以及新制度的转变无关。最后，没有哪一门语言的最新可知形态不是对于另一形态的继承，而后者本身也只是某个特定原型在演变中所经历的岔道上的一个分支，这一原型

又可以再追溯到一个先于它的分岔点，以此类推。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推演出多样性的叙述。然而，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它们从一个阶段被推向另一个阶段的过程并不是一道不间断的洪流。切割了动态演进的这些阶段，是相对稳定的时期，类似于节肢动物在蜕变过程中所经历的众多停滞期。这些阶段本身是被定义为非持续性的，它们如同一系列的原点，支撑起下一次的重新发展。

然而，当代世界陷于这些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似乎已经有时日了，仿佛定格在了某种不愿改变的思想模式之中。正因为如此，一次再发展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尽管它的到来毋庸置疑，我们依然需要加快脚步。法国就是这种局面的一个样板。在1945年至1975这段偶尔被记者们称为“光辉的三十年”的时间内，她曾达至顶峰。由一种对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使命有着近乎傲慢的自信武装起来的戴高乐政权，带来了一个坚信自我、坚持自身价值的法国。只是这三个十年刚过，关于法国“衰退”的某种缺乏生气的痛苦有益论便开始蔓延。诚然，如印度和中国般一早摆脱了殖民枷锁、更卸下了历史重负的国家，已然崛起，但是，法国也并没有衰退，至少不是在经济上。

单一语言形式是一种软弱、萎靡的共识形式。它非但没有让我们从这些冉冉上升的新星身上获取灵感，反而暂时性地让通向光明之路变得沉重。它所认同的是那些充斥着虚幻承诺的物质优势，和那些告别了批判精神、清醒的沉思以及创造性冥想的完全现成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日常舒适的追求延伸到了一些可笑的细节；对于媒体的压制表现出顺从，在它们打造的信息以及支撑这些信息的混沌意识形态面前投降；对于商家们精心安排的、排除了一切个性元素的旅行乐此不疲；化妆品工业以否认自然老化为目标，虽说虚幻但商业回报却非常之高；政客通过一种民调式的、腐败的表演式民主登上电视舞台；人

们对于安全问题忧心忡忡，对于金钱以及经济上的成功产生狂热执着；对于革命性的气息加以妖魔化；在自然科学领域崇尚成果，贬低社会科学讲求的对于人自身的思考；不顾伦理地选择效率；惧怕不同，并且有着与普遍的平庸融为一体的冲动。

如此一来，主次便不再分明。高端的学术计划同平庸环境以及短浅目标所带来的强大惰性产生冲突。人们的品位、政治观点、日常生活、业余休闲、对于存在的理解，以及信仰都趋于同一。仅就思想领域的至高点而论，法国曾涌现出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 - Strauss）到罗兰·巴特（R. Barthes），中间又经过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 Derrida）以及其他。如果将人的无知和不确定感比作黑夜，这些大师的出现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接受他们精神滋养的整整一代人的前行之路。今天再也看不到类似的景象了。人们的精神被同一种软弱、萎靡的语言（思想）所占据。一种没有多样性的单一语言（思想）。

这种单一语言远不是由某种危机局面引发的简单后果。在那些由政客、知识分子、企业家以及媒体红人带动的小团体、小圈子内部，它被主动推广。所有人都是这样一种活动的同伙：该活动受到大西洋主义及其桥头堡——布鲁塞尔和欧盟——的启发或者说引导，目的是使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放弃主权。法国有着对于自己民族、象征、成就以及历史的深厚感情，这一传统名声在外，屡受攻击，却尚未被完全摧毁。这些归顺了的“精英”们进行了诸多暗中破坏，在法国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将矛头对准学校这一关键机构，妄图将教育英语化。然而，法语才是法兰西民族的根本。在法国，无论是在君权统治下，在大革命中，在两次帝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体制内，均由法语词汇来作为具有革新性的政治纲领的媒介。

两种因素助长了这里所揭露的有害行为。一方面，今天的许多法国人极易进行自我鞭笞。他们被一种可耻的戏谑性倾向所侵蚀：那就是将从古至今在法国产生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最小化，或者对其视而不见。这群人对于参与全人类创新的使命也心存怀疑。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出现了一种随着所谓的“全球化”而一同增长的压力，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由英语作为媒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压力。这个由大西洋彼岸的决策中心蔓延开来的全球化（不是“整体化”：参见第三章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神话，事实上是他们设想的用以避免衰退的最后一张牌。这一神话似乎僵化了创造性思维，让人们忘记了才智的创造性和原创性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都在蓬勃发展，尤其在法国，并且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思想运动提供了榜样。今日世界的平庸和模仿也许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指出并且揭露它们的主要力量——如果相信我众多大西洋彼岸的朋友所说的话——正是那些美国的有识之士，他们深知潜在的等待重生的宝藏是多么丰富。人们有理由相信法国的批判性思想传统能够战胜单一语言（思想）：在必要时，前者不惜引发争议，但又不乏尖刻的幽默，它与所谓的“正确的”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厌烦的傲慢截然相反；而后者则建立在带来阉割情结的诸种舒适之上，它们靠人道主义乌托邦自我给养，并且意外地加剧了赤贫者的被奴役，助长了有权势者玩弄金融欺诈，促进了为这两种行为服务的宣传式洗脑。

以上所述就是支撑本书的一些信念。不断支持我构思的欧迪尔·雅各布（Odile Jacob）女士也知道，没有任何理由接受所谓的“衰退”现实。

第一章 法语主导下的英语

1 早期阶段

为了不让这个标题显得过于惊人，我们有必要立即说明，这里出现的“英语”和“法语”两个词并不指向今天这两门语言所呈现的形式。

人们可能认为：至少有一个理由让大家无需对于今天英语对法语以及世界上大部分语言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过分紧张。这个理由十分简单，对法语和英语的历史，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稍微有些兴趣的人都知道：当年一种古老形式的法语对于古老形式的英语的快速入侵，远比今天观察到的相反方向的现象来得更具规模，那次入侵带来的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压力。也有人可能会宣称当下英语对于法语的影响只是一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规模将变得越来越大。诚然，这一趋势有着许多征兆，之后自会分析。但是，一旦将今天所能观察到的情况与我们从历史中所读到的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压力没有可比性。回顾一下英语和那些包括法语在内的罗曼语种之间的种种联系，我们应该就能明白。

今天的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产生的第一次联系与英语的祖先无关，而是影响了已知的最早登岛的部落所使用的凯尔特（celtique）语

言。早在公元前 55 年，居住在岛国南部的这些凯尔特人遭遇了凯撒（César）的“到访”。因此，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e）在公元 43 年的远征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与帝国的接触。但是，这次一直延续到图密善（Domitien）皇帝治下的公元 85 年的远征却伴随着强烈的罗马化进程，因为征讨波及了除喀里多尼亚（今天的苏格兰）之外整片当时被叫作不列颠（今天被称为大不列颠）的土地。它带来的深远影响与共和制以及帝制下的罗马所推行的殖民扩张政策所蕴含的文化和语言渗透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当公元三世纪维京人第一次来犯之时，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拉丁语已经相当强势的国家。

然而，两个世纪之后，西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霍诺留（Honorius）和他的军队统帅、旺达尔人斯提里科（Stilicon）无力再阻挡欧陆侵略者的推进，罗马军队无奈之下只得在公元 407 年放弃不列颠，这片土地因此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入侵者的数次突击固然让罗马人的长期抵抗无果而终，并最终将其赶出不列颠，帝国本身的政治分裂也是原因之一。此外，还要算上来自北部的其他凯尔特部落，如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发起的反复进攻。按比德（Bède）所述 [参见《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第一章，731 年版]，由于无法独立应付多条战线，不列颠人的首领最终在公元 450 年左右主动求助于日耳曼战士，而后者则将借此良机长居不列颠 [参见切维莱特（Chevillet）《英语的历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anglaise*），第 20 页，1994 年版]。

当时占据这片土地的是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撒克逊人。首次提及这个部落的是古希腊天文学家克洛狄斯·托勒密（Claude Ptolémée）。在他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ia*）中出现的最早的地图里，这个部落一部分居住在北海沿岸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丹麦西部；

另一部分居住在易北河与特拉沃河之间，也就是今天德国的荷尔斯泰因南部。位于汉堡东北的这片土地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成为公国。1865年普丹战争之后，普鲁士从丹麦手中夺取了石勒苏益格，后者与荷尔斯泰因合并成为了德国的一个联邦州。从公元440年至460年起，撒克逊人开始对不列颠岛的南部、东南部和一部分东部地区展开征讨以及殖民化行动。最先被波及的地区处在不列颠最南端的大半岛之上，康沃尔东部，相当于今天英国的威尔特郡、多塞特郡、萨默塞特郡和德文郡。同时受牵连的还有由三个王国组成的东部地区。与其中两个王国对应的分别是埃塞克斯郡和两个萨塞克斯郡，这些郡的名字意指东部以及南部撒克逊人。第三个王国被称为韦塞克斯，处在西部，它在公元十世纪曾经称霸撒克逊诸国。

但是英语发展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还要数盎格鲁人的定居，他们的名字将变成整个国家的名字。这是一个来自德国北部的日耳曼部落。那里当时被称为昂格尔恩地区，相当于今天的石勒苏益格东部以及荷尔斯泰因东北部。公元477年和公元495年，借着罗马军队撤退的良机，盎格鲁人掀起了两波殖民浪潮，他们大量涌入不列颠岛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也就是从泰晤士河到苏格兰低地的这片土地。那里当时被分成两个王国，北部的诺森布里亚和南部的麦西亚。英格兰（意为“盎格鲁人的土地”）这一名称正是起源于这一段奠基性的历史时期。

被称为朱特人的第三个日耳曼部落可能来自今天日德兰半岛的南部。他们于公元五世纪末左右进驻怀特岛以及另外一片相当于今天的汉普郡和肯特郡的土地，在肯特郡也将诞生一个王国。最后一个同样强大的日耳曼部族是最初居住在莱茵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弗里斯兰人。他们占领了不列颠东岸相当于今天萨福克郡的那片土地，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确立的七国时代中的第七个王国，正是由他们建立的。

因此，在公元五世纪末的（大）不列颠境内，凯尔特语的残余已经退居到了西海岸。除了在词汇中保留了一部分苏格兰词，它未能对正在成形的西日耳曼语产生影响。原始的各大凯尔特语系也进入了快速衰退的阶段。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对晚期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形成威胁的可怕邻居，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语言上被完全同化，至少被同化到了足以让苏格兰盖尔语在今天成为一门濒危语言的程度。尽管在强大的英语化潮流面前，威尔士的语言处境显得格外脆弱，但是威尔士依然成为唯一一个保留过、并继续保留着原始凯尔特语言和文化的地区。

主要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构成的日耳曼入侵者各自所操持的语言在起源上十分相近，都出自于西日耳曼语，即通用日耳曼语的西部分支。与其相对的是东日耳曼语 [它留下的唯一痕迹是用出自于它的哥特语写成的著名的《乌尔菲拉圣经》（*Bible de Wulfila*）] 和北日耳曼语，后者是五种斯堪的纳维亚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法罗语和冰岛语）的祖先。经历了北海日耳曼语 [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第二卷中，塔西陀提到了使用这门语言的部落] 和盎格鲁—弗里西语阶段之后，西日耳曼语演变成了古英语。而古英语的组成部分正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各自所使用的语言。这些部分对于它们各自的使用者来说都是相通的，可能在他们入侵不列颠之前就已经如此。但它们又不完全一样。其中的一种成为了通用语言的代名词。“盎格鲁”（也就是“英语”）这个词似乎很早就已经被采用。从公元七世纪初开始，它就被同时用来指代一种语言和一个部落。因为在公元601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称呼肯特国王艾特尔波特为“盎格鲁国王”（*rex Anglorum*）（参见切维莱特《英语的历史》，第20页，1994年版）。

涵盖两个对不列颠进行殖民的日耳曼主要部落名字的“盎格鲁—撒克逊”一词，被人们用来表示最初形式的古英语。但是，除此之外，19世纪下半叶还形成了另一种习惯，那就是用“盎格鲁—撒克逊”来称呼孕育不列颠文化的民族。到了今天，这一习惯称呼经过延伸之后被用来指代英国人和美国人，偶尔也算上说英语的加拿大人、新西兰人以及澳大利亚人。但由于今天的美国人不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的种种特征，大家想必会同意笔者不在本书中沿袭这一用法。换句话说，当笔者想谈论“美国人”的时候，会说“盎格鲁—美利坚人”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不列颠岛与拉丁语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止于上述的历史片段，因为这片土地将从公元六世纪末开始基督教化进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三世纪时曾经入侵的维京人的后裔——丹麦人和挪威人，将沿着先辈的足迹，在八世纪和九世纪重返不列颠。最后只有韦塞克斯国王遏制了他们的突进，并在九世纪末将他们困在一片当时被称作“丹麦辖区”的土地上，今天成为了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所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英语中能发现许多斯堪的那维亚血统的词汇和语法形式，它们来自古诺尔斯语，或者说北方通用语，也就是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和法罗语的祖先。可以举两个词形学上的例子加以证明：现代英语的人称代词中第三人称复数的主格形式“they”和宾格形式“them”，以及介词“from”和“till”。因此，在公元八世纪，古英语是一门混杂的语言。它的结构复杂，有变格形式，名词中则存在阴阳中三性。对英语来说，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影响在地名学上也非常明显，这与它在法国诺曼底地区产生的影响类似，两者都是出于同一历史原因 [参阅海然热的《法语：一部斗争史》（*Le français: Histoire d'un combat*）一书第二章，1996年版]。我们可以在两种语言中